

当代实力派作家原创作品系列

榴莲 榴莲

Liulian Liulian

王祥夫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当代实力派作家原创作品系列

榴莲榴莲



Liulian Liulian

王祥夫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王祥夫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榴莲榴莲/王祥夫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1

(当代实力派作家原创作品系列)

ISBN 7-5313-2864-X

I. 榴…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44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chunfengwenyi@vip.sina.com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15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玉虹

责任校对: 王玉坤

封面设计: 张志伟 谷云燕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7.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 1 章

就在昨天，白荷突然又来了，她和安乐已经有四个多月没见面了。

白荷自杀被抢救过来以后在家里养了四个多月，人白了许多，也瘦了许多。最近才开始上班，学校又给她安排了课，一个星期两节。白荷敲门的时候安乐正在画室里用那种黄黄的元素纸画小幅山水。白荷在外边一喊安乐的名字，安乐就紧张起来，他忙把笔放下，轻手轻脚去了卫生间。

“乐乐我知道你在里边，你把门开开好不好？”白荷在外边说。

安乐其实大可不必躲进卫生间，他在屋里做什么，外边的人不会知道。

“安乐去单位了。”安乐这时候在卫生间里听见自己的邻居在外边说了话。

安乐的这个邻居是个爱说话的老女人，这老女人不但爱说话，还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爱种些花花草草，一到春天就会把花圃里的花草不停地挪来挪去。除了种花草就是卷她的头发，总是弄满头的绿色塑料发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这个老女人最近又去

上了老年大学，学茶道，学插花，学跳那种大秧歌，日子过得五颜六色花花绿绿。

“不会吧？”白荷在外边说安乐早就不去画院了。

“早上就出去了。”老女人从花圃里站了起来，她刚刚又做了头发，满头是绿色的塑料发卷。她对白荷说她早上亲眼看到安乐出去了，拿了个大牛皮纸袋子。安乐出门的时候总是拿个大牛皮纸袋子，从来不用塑料袋子，要装裱的画儿了什么的都放在纸袋子里，连手机都放在纸袋子里。安乐一共有两部手机，一部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用，另一部是星期六日用，星期六日用的这部手机号码安乐只告诉很少的人，白荷算一个，朱小旗也算，北京的黄小石算一个，母亲那边算一个。

“不可能吧？绝对不可能。”白荷马上把自己的手机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安乐很快就听到了厅里的电话铃响，他明白是白荷从门外打进来的。电话铃一响，安乐的小狗便叫了起来，一边叫一边看着安乐。电话铃响了一阵停了，紧接着安乐的手机又响了，手机放在安乐的画室里。安乐忙轻手轻脚去了画室，在画案上摸到了手机，关了，但手机的声音还是被外边的白荷听到了。

“乐乐，乐乐，你怎么搞的？我知道你没去单位。”白荷在外边说。

安乐从去年秋天开始就不去单位了，当了两年青年画院的院长就写了辞职信。一开始当画院院长他还很高兴，但马上他就觉得自己适应不了，主要是适应不了管人和每天坐班。还有就是和书记的关系。当了两年画院院长，安乐连一幅画都没好好儿画过。

“乐乐，乐乐。”白荷在外边又喊了两声，接下来就没了声音。

停了好一阵，安乐以为白荷走了，正要行动，想不到白荷又

在外边说了话：

“我给你买了些吃的，大杏仁和无花果，还有一瓶雀巢，乐乐你听见没？”

安乐没吭声，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开口，也不开门，他明白自己不能再和白荷这样继续下去，坚决不能。

白荷又在外边说话了，说她把东西就放门口了：

“乐乐你把东西拿进去，小心让别人拿走了。”

安乐心里忽然又有些感动，那感动轻微而具体，就像有人用一根羽毛在伤口上划了一下，有些疼，有些痒，还有些浮在上边的薄薄的快感。毕竟已经有四个多月没有见到白荷了，其间他们通过话，但安乐和白荷每一次通话总是吵，安乐说他和白荷之间已经结束了，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白荷却说除了安乐她绝对不会嫁别人。所以他们在电话里总是吵。安乐现在多多少少觉着自己有些对不起白荷，对不起她的原因主要是白荷被送到医院里抢救的时候安乐没敢去看她，但白荷自杀，毕竟是因为他。安乐轻轻从卫生间里出来，他要在猫眼里看一下白荷。白荷正弯下腰把一个食品袋放在门口，放完食品袋朝门这边凑了过来。猫眼一下子暗了下来，安乐明白是白荷扒在猫眼上往里边看，但她注定什么也不会看到。如果从外边都可以看到里边，那还是什么猫眼？

这时候白荷又在外边说话了，说乐乐你记住，最近少吃方便面，方便面里的调料袋儿要多恶心有多恶心，连电视都报道过了。为了省事，安乐经常吃方便面。

“又脏又恶心，姜片都长了绿毛，乐乐你千万别吃。”白荷在外边说。

安乐心里禁不住又有些难过，自己和白荷的关系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白荷为什么非要结婚？从一开始，安乐就告诉过白荷自己不会结婚，那时候白荷也同意了，他和白荷之间虽然有过无

数次无数次的性欢乐，但性是性，结婚是结婚，安乐要的不是家庭，要的不是责任，他要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艺术家的自由生活，他可不愿像一只鸟一样给关到一只笼子里连一点点自由都没有。

安乐在猫眼里看着白荷从走廊门里走了出去，穿着他去年给她买的牛仔裙，浅蓝色，上边有细细的白道子，清清爽爽，和她那顶蓝白道子相间的凉帽很搭配，安乐还可以想象到白荷脖子上还戴着自已送她的绿松石吊坠，配着一条很细的皮带儿。

安乐并没有在白荷离开后马上打开门把放在门外的食品袋拿进来，安乐返回身，坐在厅里的沙发上，他想让自己好好静一静，好好想一想，把乱糟糟的思路理一下。安乐总是习惯坐在靠南边的那个沙发上，那是厅里光线最好的地方。安乐拿起放在沙发扶手上的那本讲宝石的书。胡乱把书翻开，他也只能把书胡乱翻翻，只要白荷一出现，他的心就是乱的，乱得五彩缤纷。他对自己说，要是翻到讲宝石的地方就看一会儿，要是翻到讲黄金的地方就出去把白荷留下的东西拿进来。他翻到了这一页，这一页上写道：

天然的黄金色泽艳丽，十分罕见，从远古时代就很出名并且为人们所追求，它在立方晶体之中变成结晶状态……

安乐不看书了，把书又扔在沙发上。就在昨天，和安乐关系最要好的季老师又把安乐找了去，唠哩唠叨和他谈白荷的事，安乐心里明白肯定是白荷又去找了他，白荷知道自己和季老师的关系。季老师把安乐训了一顿，说白荷自杀是因为爱你爱得太深，她都把你爱成这样了，你还要什么？她为了你都敢自杀，你还要什么？季老师这么一说，安乐当时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安乐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告诉过白荷，他这一辈子根本就不会结婚，上床是上床，结婚是结婚，性是性，婚姻是婚姻，现在都是什么时代

了？性早就和爱情分离了，谁还讲这些？话虽这么说，但安乐现在对白荷是一点点办法都没有，他现在只能是尽量回避，尽量不见面，尽量不接电话，但他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接白荷的电话，白荷总是用陌生的电话号码给他把电话打过来。或者就在外边敲一阵子门，喊一阵，留下一些东西，这真让他受不了。那种让人怎么也摆脱不掉的感觉真不好受，安乐的生活现在简直是乱了套。

安乐的日子其实一直过得都很规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小画案前画一阵子画儿，或者是写字，然后就是去遛他的小狗，一边还跑跑步，穿着他最喜欢的阿迪达斯牌子的白色运动衫。安乐的那只小公狗已经十岁了。遛完小狗，在以前，就该去后边父亲那里了，自从安乐的父亲和姜小兰同居在一起后，安乐就没再去过，他和父亲不说话已经有一年多了。安乐的母亲现在是一个人过，住在师院，身体也不太好，每星期还有四节课，她讲课总是很认真，每次讲课都要带一大摞书气喘吁吁奔赴讲台，但一上讲台她又总是想不起自己要讲的东西。安乐的父亲和姜小兰同居的事情对她的打击很大，所以记忆力一下子就不行了，人也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让安乐和安乐母亲最痛心的是安乐的父亲勾引了老朋友姜秋生的女儿。

为了安慰母亲，安乐现在倒是经常去师院那边去看望母亲，白荷喝安眠药自杀那一阵，安乐甚至还在母亲家里住了将近有半个月，安乐长这么大，上美院附中住校，上美院又住校，大多数时间在外边，很少和母亲住在一起。安乐的母亲还奇怪安乐这一阵子怎么会突然和自己住在一起？她担心安乐是不是又和他父亲吵了架？

“因为什么又吵？你别总是和他吵。”安乐的母亲对安乐说父亲怎么说都是父亲。

“没人说他不是父亲！”安乐对他母亲说要吵就让他和那个姜

小兰吵去吧，吵他们乱伦的事，最好能把他们的丑事吵成国际新闻才好。

“你别总是这么说你爸爸，好说不好听。”安乐的母亲看着安乐，停停又对安乐说最了解你父亲的你说是谁？说到底还是我！你父亲是在寻找激情，他寻找了一辈子的激情，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你以为他会真爱那个姜小兰？会爱上那个小烂货？他会爱上那个小烂货？

“要真是爱情我倒还能接受，可惜他们之间只有乱伦！”安乐说。

安乐的母亲突然很寒冷的笑了笑，她弯下腰，要安乐看她床下的那个小保险柜。安乐知道那个小保险柜里放的都是些存折和金条，还有他父亲收藏的一些古代金银器，都是十分值钱的东西。安乐的母亲说这些东西都是前不久安乐的父亲背着姜小兰拿过来的。

“你说你爸爸是什么意思？都是前不久才拿过来的，都在这里了，姜小兰别以为她年轻就能把你爸爸的心偷走！在这个世界上，说到底最知道你爸爸的还是我！你爸爸追求的是激情和新潮，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安乐的母亲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

也就是母亲让他看保险柜里的东西的时候，安乐觉得父亲真不是个东西。

“乱伦怎么说也不能算是新潮吧？！”安乐说。

“别说了，别说了，说你吧，你为什么住妈这儿？为什么？”安乐母亲说。

“因为我是您儿子。”安乐笑着说，说儿子和母亲住在一起不行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安乐的母亲还是了解儿子的，安乐的母亲是个十分聪明的女人，英语讲得十分好，讲外国文学

可以用英语整章整章诵读原著。

安乐看着母亲两鬓的白发，想了想，还是没把白荷吃安眠药自杀的事对母亲说。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我就是想和您在一起多住几天。”安乐说。

“你和你父亲在这方面都一样，都只会对我说谎。”安乐母亲对自己儿子说。

安乐不看书了，也不想继续画画儿了，他想自己应该出去遛遛小狗了，小狗这几天有点拉肚子，总要隔一阵子出去一下子。白荷放在外边的食品袋也要拿进来，总不能把她买来的东西扔掉。安乐换了那双很舒服的黑色小牛皮轻便鞋，他换鞋的时候小狗就开始低声欢叫，围着他跳来跳去。安乐开了门，把门口的食品袋先拿了进来，他顺便把食品袋打开看看，发现里边还有酒，是那种小瓶的竹叶青酒，这种酒甜甜的，安乐和白荷都很喜欢，他俩儿在做爱的时候总是爱喝点儿这种酒，这样可以让情绪先飘然一下。

这时小狗已经跑了出去，在院子里突然兴奋地尖叫了起来。

安乐马上跟了出去，出了楼门，他突然吃了一惊。

白荷坐在外边花圃旁的石凳上，正直盯盯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在家。”白荷已经站了起来。

安乐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这真是令人尴尬。

“你是不是不准备让我进家？”白荷又说。

安乐张张嘴，他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又返回身。

“我们四个月没见面了！”跟在他身后的白荷已经激动了起来。

进家之后，白荷没马上坐下来，她站在沙发后边，盯着乐

乐，眼里已经蓄满了眼泪，她又开始重复在电话里不知讲了多少次的那句话：

“我死都不怕，就怕离开你，我就是要嫁给你……”

“你怎么这样！”安乐说，他没坐，也站在那里。

“乐乐，我要和你结婚！”白荷说，是不容分说。

“我这辈子不会跟任何女人结婚！不会！”安乐要自己别太冲动。

“我们已经四个月没见面了！四个月！乐乐！”白荷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四个月又怎么样，这和我不想结婚没关系？”安乐说。

“我都为你自杀过一次了！”白荷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安乐说。

“你说是什么意思？”白荷说。

“什么意思？说明白了你是想用自杀换一场婚姻？”安乐说。

“乐乐！你怎么可以这样！”白荷尖叫起来。

第2章

白荷和安乐认识其实没有多少年，那次是朱小旗请客，在阿尔卑斯山餐馆。他们那天要了一间朝南的小雅间，雅间里既有鲜花，又有红蜡烛。白荷那天从外边一进来就让安乐吃了一惊，白荷是那种猛看不怎么出色，却让人越看越觉得漂亮的女人，真正的漂亮都是这样，都经得住看，世上的极品美人都是让人越看越好。安乐在美院上学的时候画过多少模特儿，那些模特儿都很漂亮，但那些模特儿的美都是摆在外边，是故意要张扬出来给人看。而白荷的美却是一种内敛，是一种需要时间来慢慢慢慢品味的美。白荷那天穿得很朴素，上边是着一件纯棉半袖衫，布料上有细碎的浅蓝色的条纹，下边是条浅蓝色的牛仔裙。这服装再普通不过，但穿在白荷身上就是让人觉着得体而漂亮，而且显得特别干净宜人。那天白荷还戴了一枚西藏德银的指环，另一只手上戴着一块金属牛仔表，带盖子的那种。

朱小旗要安乐点菜，安乐忙摇摇手说他不会点，他把朱小旗递过来的菜谱推开，却把白荷的牛仔表要过来，他想打开表的盖子却找不到机关。

白荷在一边把手伸过来，用细细的食指告诉安乐开表盖的那

个小按钮。白荷的手指上涂了透明指甲油，亮亮的。

安乐把表打开看了一下，抬起脸对白荷说这表虽然一般，但戴在你身上倒是挺有格调，有格调就好。安乐把表还给白荷，说他自己一直想戴一只耳钉，但一直找不到一只合适的，别人要小，他要大，而且要不经过打磨的那种绿松石，栗子那么大，安乐还说他的学生顿珠答应他很长时间了，说要替他找一块颜色和形状都好的老松耳石，这种石头据说只有在西藏才能够找到。

“顿珠？不像是汉族名字吧！”白荷问。

“怎么可能是汉族？”安乐说顿珠是他唯一的藏族学生，又说无论男女，身上戴饰物要的就是格调，有格调才好，没有格调的东西戴在身上只能是累赘。

“除了格调我们也不会有别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不像安老师。”白荷说她想要看看安老师戴什么表。

“你说的我们都包括谁？”安乐笑了笑，把胳膊伸了伸，说自己除了外出从来都不戴表，要戴就是欧米茄，有编号的那种。

“戴欧米茄能不能也算是一种格调？或者是情调？”白荷笑着说。

“精神方面才是情调，衣饰方面是格调，真正的漂亮从来都是要格调做底，就像我们画油画先要打底，底打对了，画儿才能画好。”安乐纠正了一下。

“安老师您再说一遍，什么是情调什么是格调？我没听清。”白荷笑着又问了一句。

“情调是精神方面的事，格调是衣饰方面的事。”安乐重复了一遍。

“这次记住了。”白荷说她的记性不太好，而当老师的人必须要有个好记性。

“我早就不当老师了，你千万别叫我安老师，也别叫我

‘您’。”安乐说。

“那叫您什么才好？”白荷笑了。

“就叫‘你’，叫‘你’最亲切，是朋友的叫法。”安乐说。

“朋友的叫法？”白荷看着安乐的那双眼睛。

“对，朋友的叫法。”安乐说。

“这样是不是可以一下子就把关系拉近了？”白荷笑着说。

安乐忽然不好意思了，脸红了。

“一个会害羞的男人是不是挺可爱？”朱小旗在旁边调侃了一句，问白荷。

安乐的脸就更红了，他有时候会为一点点事情就害起羞来。

“我不知道。”白荷用调羹慢慢慢慢喝了一下汤，对朱小旗笑着说。

“那你就敬乐乐一杯。”朱小旗坏坏地笑着。

安乐就是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和白荷之间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安乐虽然有时候显得很腼腆，但他在行动上却是十分勇敢，安乐的女朋友实在是太多了，上美院的时候，安乐的性生活已经异彩纷呈，美院的学生总是情爱至上，奇葩突放，有时候连一点点准备都没有爱情就突然来了，有时候连一点点准备都没有，爱情忽然就又无影无踪了。

白荷笑盈盈地站起来，把一只手伸向安乐，要给安乐倒酒。

“服务员，来冰块儿。”安乐把杯子递过去，侧身喊了一声服务员。

白荷倒酒的姿势很好看，她倒得很慢，瓶口离杯口保持着一点点距离，她在学校里是教旅游和餐饮专业的，经常要给学生做示范，她的动作很标准，是上学的时候在五星级饭店实习的时候练出来的。

安乐以为白荷只敬一杯，便把白荷递过来的酒一下子干了，

刚刚干完。想不到白荷又把他的杯子要了过去，又满了一杯。

“好家伙！”安乐叫了一声。

这时候那个男服务员把亮闪闪的冰桶拿过来了，白荷给安乐杯子里加了一些冰块儿。

“行不行？”白荷看着安乐，问。

“再加几块儿。”安乐说。

“行不行？”白荷又加了几块儿。

“还可以再加几块儿。”安乐把杯里的啤酒喝了两口，让白荷再加冰块儿。

安乐把这杯酒喝完，白荷马上又给他倒了一杯，而且把自己那一杯也一下子干了，也就是说安乐干一杯白荷干一杯。

“好家伙！”安乐又叫了一声。

安乐的酒量很小，这天晚上白荷一共和安乐碰了十多杯啤酒，每一次安乐都说自己“好家伙！好家伙！”他想要坐在旁边的朱小旗帮帮忙，朱小旗就说你问问白荷会不会同意？她同意我就替你喝，问题是你喝几杯人家白荷也喝了几杯，你个大男人好意思让人替？

“你同意不同意？”安乐看着白荷。

“你说我会不会同意？”白荷笑眯眯地看着安乐的眼睛。

“你的酒量真是可以。”安乐对白荷说。

“什么是可以？”白荷说。

“可以，就是——可以的意思！”朱小旗又在一边马上坏坏地笑着说。

“可以，我高兴可以这两个字！”安乐真是有点喝多了，笑着拍拍朱小旗。

“我觉得可以。”朱小旗看了一眼白荷，对安乐说。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安乐也看了一眼白荷，对朱小旗说。

“你们男人都不要太自信。”白荷说，看看安乐，又看看朱小旗，又把自己的酒干了。

酒喝到后来，白荷也受不住了，一趟趟地去洗手间。上水果的时候，安乐的肚子也让啤酒搞得十分难受，他连一点点水果都没动，他觉得自己时时要吐，他忍着，不敢再吃一点点东西。白荷给他用牙签挑了一小块西瓜，刚一挑起来那块瓜就又掉到盘子里，白荷干脆用手把那块西瓜给安乐递了过来。

“请安老师慢用，学生给你敬上了。”白荷笑着说。

“你怎么又改口了，又叫我安老师？”安乐说。

“虽然去了洗手间，但我保证你没洗手。”朱小旗对白荷说。

白荷的脸一下子红了，说就是不洗手我们女人也比你们臭男人干净，《红楼梦》里都这么说。

“那当然，女人去洗手间一般来说不只是为了洗手。”安乐笑着说。

“那二般呢？”朱小旗笑嘻嘻地开始摆弄他的烟斗。

“二般我就不说了。”安乐笑着，他刚才也忍不住去了一趟洗手间，吐了，现在觉得好得多了，他又要酒，这就是安乐，虽然没酒量，却还敢再喝。

“只要兴趣在，不用去想结果，不就是一点点酒。”安乐说。

服务员又用托盘上酒，这回是五瓶，白荷站起来，把酒一瓶一瓶给大家分开，她请服务员再上一瓶。

“公公平平，一人两瓶。”白荷说。

“好家伙，我怀疑你不是女儿身。”安乐说。

“我其实不喝啤酒，我最喜欢喝竹叶青。”白荷对安乐说。

“那就上竹叶青。”安乐马上转过身对服务员说。

“哪天吧，今天不行了，哪天安老师请我喝竹叶青好不好？”白荷笑着说。

“那没问题。”安乐说到时候就怕请不来你。

“这种事你不要早下结论。”白荷开始吃她的水果，白荷吃水果的样子很好看。

“再说一次，不要叫我安老师。”安乐笑咪咪地看着白荷一点一点吃水果，她把自己盘子里的水果吃了还不算，又一点一点把安乐盘子里的水果都吃了。安乐看看旁边朱小旗的果盘，里边还有火龙果和橙子。

“安老师你看什么？”白荷把一片橙子放在嘴边。

“我很爱看你吃东西。”安乐说。

“是不是嫌我吃了你的水果？”白荷说。

“过几天我送你个榴莲好不好？就怕你受不了那味道？”安乐眼睛里满满都是笑意，忧郁已经无影无踪。安乐很喜欢吃榴莲，总是买回一个放在那里慢慢吃，味道越浓越好。安乐总是喜欢反常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我也喜欢榴莲。”白荷说。

“问题是许多人都不喜欢。”安乐说。

“问题是我喜欢。”白荷说。

“你喜欢就好，真是难得。”安乐说。

“要送榴莲，安老师你最好是一个月送一次。”白荷说。

“一个月一次算什么？不行不行，这话说得不好听，罚酒。”

朱小旗在一旁马上说。

白荷看看左右，不好意思了。

为了给白荷解围，安乐把朱小旗的烟斗拿过去抽了两口，烟丝很香。

“这烟香不香？”安乐侧着脸问白荷。

“白荷你闻闻乐乐吐出的烟香不香？”朱小旗在一边说。

白荷显得更不好意思了，开始喝她的水，看着安乐。